



藏书者的苦恼

◆ 贾国勇

这些年来，我的书籍多次遭受“劫难”。15年前，因为离开郑州“漂”到北京打工，从租住的房屋里整理出了1000多册书，经过200公里的长途班车颠簸，送回了老家淮阳。因为途中遇雨，包裹书籍的塑料布被风吹开，淋毁了放置在车顶货架上的近百本书；下车的时候，在书堆中千挑百拣找出两本盗版书，满足了司机读书的“迫切”心情；十年前，我全家从淮阳迁到郑州，家里的书籍已经积攒了近2000册。为了节省费用，老婆就自作主张，把那些她认为“没用”的书卖了废品，待我知道后，已经找不到收废品人的踪影了。只好暗暗祈祷，希望那些书能进入旧书市场流转，而不是进了造纸厂化为纸浆。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百姓家藏书无法和“大家”“富绅”藏书相比。因为爱藏书，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建起了天一阁，藏书7万余卷，如今是亚洲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还有位于浙江省南浔古镇的嘉业堂藏书楼，系当地富商刘镛孙刘承干所建，其藏书规模宏大，藏书丰富，被称为中国近代最牛的私家藏书楼。百姓家的藏书却没有这样的气派，盖不了高楼建不起琼阁，只能占几个书柜，贴几条壁橱，藏书量再大，一间书屋就满足了。公退之暇，站在书房之中放眼望去，各式各样的图书在书柜中整齐排列，如同整装待发的士兵方阵，这个时候，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自豪感：即使家财万贯，怎如这家藏万卷书心里踏实？

“心里踏实”这句话是说给朋友“李百万”的。“李百万”是绰号，而且还是20年前的绰号，如今叫他“千万”也可能辱没了他的身价。他开了一个纸业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日进斗金。听我说了“心里踏实”的话后，他一言不发，带我走进他的生产车间，拿起一捆包装精美的卫生纸放在鼻下嗅了嗅，说：“我嗅到了你写的图书的味道！”

李百万的话听起来刻薄，却是大实话。对读书人、写作者、藏书家来说，且抛开历朝历代的焚书、毁书之灾，即使是在太平盛世，谁又能保证自己的图书不被送进纸厂化作纸浆呢？如今，图书动辄印刷上万册，流传之广已经不是稀缺物，免费送进图书馆，人家都不愿意接收，仅剩卖废品化纸浆一条路可走。运气好的，可以再生成纸，再印成书，再一次流传。运气不好的，就有可能成为卫生纸的再生材料。

藏书，不仅是现代读书人的烦恼，即使是古人，也不能以解脱。北宋诗人、藏书家陈亚曾有诗云：“满室图书杂典故，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此诗道尽了藏书家的担忧：自己辛辛苦苦购来的书，百年之后，若是被那些败家的子孙卖了，岂不是死不瞑目？他的担忧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子孙不肖，不能衣食丰裕，不仅会卖旧书挣小钱，也可能卖书腾地儿谋生活。

每每想到此处，我心中便隐隐作痛，唯恐自己积攒的“书业”被儿女败坏殆尽，就有了和陈亚同样的感慨：不知道儿孙会不会把我的这些书保存下去？



冯杰打小生活在河南滑县、长垣一带，在他的记忆深处，曾经逃过课、卖过菜、种过地、做过银行小职员，终于有一天，这个“北中原”的乡下少年，造就了一段中国文学界的草根传奇。

有人说冯杰是诗、书、画三栖作家，数十年来，且雅且俗、亦庄亦谐、至真至趣的冯杰左手书画右手诗文，在纸笔间闲庭信步。他曾斩获台北文学奖、屈原诗奖，三夺《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四摘“梁实秋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被台湾文坛称为“获得台湾文学奖最多的大陆作家”。因冯杰出版有《丈量黑夜的方式》《泥花散帖》《捻字为香》《九片之瓦》《北中原》《恁画录》《闲逛荡》等散文集近二十部，很多读者都将其定性为散文作家，冯杰却不以为然，他在多个场合都特意强调，自己其实是一名资深诗人。

冯杰新作《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取材于历史与当下，是中原怪才冯杰对张择端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之细节的个性化解读，专为天下“闲逛荡之人”营造一种新鲜奇妙的化学反应。作家以对《清明上河图》衣食住行玩乐的无厘头解读开始，脑洞大开的文图引你步入宋朝的烟火人间：骆驼驴子的铃声蹄声徐



闲古论今(国画) 王学俊

旧书如老友

◆ 李伟明

听得好几位乔迁新居的朋友说，搬家时，把家里的旧书全作废品处理了，只带了一些新书过去。这些朋友，和我年纪相当，基本上认为事业已到头，再等几年就退休，不需要坚持学习继续充电了，所以，业余也就不怎么看书了。那些旧书，特别是当年起步时的业务书籍，在他们看来，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留着也是累赘，不如借这个机会清理减负。至于少许留下来的新书，也不过是考虑到以后可能家里有谁还用得上，所以暂时不扔而已。

其实，很多人喜欢把旧书清理掉，哪怕并不搬家。有些是经常买书的人，书柜容量不足了，便以旧易新，让旧书给新书腾位子。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毕竟读书人没书房、有书房的人不读书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为了读书而忍痛割舍旧书，实属无奈之举，改变这种状况，唯有让读书人有条件改善自己的居住空间。另一些则是本来就不怎么藏书的人，他们对书基本没什么感觉，家里空间再大，也未必有书籍的容身之所。对他们来说，看过了的书，都可能随时贬为废品，区区旧书更是不在话下。

因为处理旧书的人多，旧书市场便总是不缺货源。话说回来，卖到旧书市场的书算是幸运的，它们还可通过这个渠道流下去，总比直接化为纸浆好多了。

我也算是一个爱书之人，对旧书还有更深一层的感情。多少年来，新书固然不舍得扔了，旧书更是不肯抛弃。从某个角度来说，早年收藏的业已发黄的旧书，是我们求知途中的老朋友。一个人“好读书”的习惯，往往是小时候养成的，其中就可能少不了那些旧书的功劳。书籍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学生时代，读物不多，

偶尔找到一本“闲书”，那真是如高尔基所说的，“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经历，在图书品种繁多的今日，估计已少有人能够体会。那时的图书来源，主要靠互相借阅。为此，爱读书的人常常省吃俭用也要买上几本书——自己手上有书，才增加了向别人借书的“资本”。此时拥有的图书，虽然至今已老旧不堪了，但它们就如患难朋友，最显真情。

记忆中，我藏书是从连环画开始的。还不至于识字时，便喜欢收藏连环画，到了后来，自然而然喜欢上了其他图书，并希望手上的书能越来越多。早在乡村上学时，只要有书，才增加了向别人借书的“资本”。那时进的县城，都会想办法到书店买一本书。那时的书店，图书品种实在少得可怜，有时暗个一年半载，也只见那几种书。物以稀为贵，每新添一本书，都如获至宝，没事时便拿出来看看。后来进城工作，这些书依然没舍得处理。就是那些破损不堪的连环画，也专门用个大纸箱把它们保存了起来。而想起昔日的阅读时光，但觉恍如隔世。现在看来，有些书并不高深，但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我的影响不小，正是因为它们，使我很早就喜欢上了写作，梦想着自己的文字也能变成印刷体，甚至形成一本书。

最令我回味的购书情景，也是购买旧书。记忆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读中学时，某日，县新华书店运了一车旧书到学校来，放在一间教室里出售。对我们乡下人来说，那真是平生罕见的盛事，面对书的世界，大家几乎震惊了。这些书，因为出版时间久，价钱显得特别低廉，即使按原价，也是非常合算的。可惜囊中羞涩，虽然动用了积蓄许久的“小金库”，但经反复比较之后，仍只购得一本《倒序现代汉语词典》。数年之后，在城里读大学，某年国庆期间，市新

华书店清仓，大量的旧书按三到五折出售，时间还维持了好些天。旧书本来就便宜，折扣又低，真是重大利好消息。那些日子，有空就住新华书店跑，淘金人一般在书堆里寻找。那时依然贫寒，所幸有点稿费可自由支配，不至于影响生活，于是陆续买了几十本书，我的藏书量瞬间暴增。记得其中一本《高山下的花环》，只花了七毛钱，但觉捡了一个大便宜。学校有一位老师也加入了淘书的队伍，每次扛一蛇皮袋回去，让人看了好生羡慕。只是，从此再也遇不到这等美事，倒是新书越出越多，书价也越涨越高，让人心动的书却并不多了。

旧书和新书相比，印制工艺自然相差太远，显得简陋、单调、土气。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差别。在内容上，旧书未必就陈旧落伍了。物质方面的事情，今人往往胜古人，文化方面则不见得。也许人们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了很多，但高峰则未必超越了前辈。否则，为什么我们依然把《红楼梦》视为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很多书，其价值并不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贬值，多少年过去依然是精品，而且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经典。还有一些书，则因为出版时间久远，市场上已很难找到，对于读书人尤其是刚好有需求的人来说，它们更显珍贵。

旧书如老友。它们在我们刚起步时，就与我们相伴，给我们乐趣，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力量，为我们加油。如今你也许事业有成，也许觉得当年的力量已微不足道，也许认为那些旧书再也发挥不了作用，但是，那段岁月依然是值得回味的，那些经历依然是弥足珍贵的。知根知底、风雨同舟的老友最值得信赖，一个人不管地位如何变迁，往往能在“发小”面前保持纯真。在我看来，同样的道理，对待旧书，不管自己如何“成熟”，不能忘却了那片初心，淡漠了那份感情，空间再紧张，依然得给它们留一席之地。

在“北中原”深情地“闲逛荡”

◆ 陈泽来

徐传来，贩夫走卒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沿街店铺的美食味氤氲蒸腾，宋代女子的脂粉香飘然而至……冯杰积十余年之功，完成了一部图文并茂的另类奇书。畅游其间，插科打诨的图文带你不同的时空穿梭腾挪，市井百态、人情冷暖、民风世俗，彼此异相又今昔相映。这是一部关于《清明上河图》文字的“化学变化”，是宋朝和当代的隔空对话集，是一场当代人和宋朝人面对面的生活交流会，是一册历史和当下零距离接触的对话记，是一本新旧共同享受生活趣味的随身卷子，甚至是一小部社会文艺新闻八卦汇集。这里有出乎意料的幽默，有不合情理的情思，有吊诡出格的表达，有暗带禅机的调侃，有突兀牵强，有言不及义，有不损人只利己的嘲讽，有对生活的无奈与妥协。

冯杰写《闲逛荡》之前，看过很多关于《清明上河图》的资料书，以专业美术类为多，还看过多位画家临摹的《清明上河图》，最好的当然是故宫博物院藏的那张。冯杰经常把《清明上河图》当成一部长篇小说来欣赏，偶尔也看《东京梦华录》。有一天突发奇想，这一文一画难道不能贯穿吗？正是由于内心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就有了这部《闲逛荡》。《闲逛荡》更多地进入民间生活，冯杰对北中原的生活极为了解，把历史典故、民间智慧运用到作品中，那种在土坷垃里生出来的幽默每每让人忍俊不禁。

冯杰一向为人低调，但他的《闲逛荡》写得大胆幽默——竟然把苏东坡请出来给自己的作品集作序，这是散文创作的突破性尝试。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佩甫认为，在创作上讲究文无定法，冯杰的这部书写得极其随意、放肆，给人带来极大的愉悦感受。

《闲逛荡》从体裁到题材不好归类，接近河南的“大杂烩”“胡辣汤”。有评论家说全书貌似一本正经，实际上在说不正经的事。《闲逛荡》更像是一本让评论家无处下嘴的“刺猬书”，编者称它是一本让人分类困难的“蝙蝠书”。因为该书出版后，各类榜单推荐中把它归类为：散文随笔类、艺术类、生活类、美术类、旅行类，最为惊艳的是，京东图书平台评选年度优秀图书时，居然将《闲逛荡》一书归入了“小说类”，还郑重其事地颁发了一张“小说类好书奖”。

2024年4月20日，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文艺评论基地联合河南省小说研究会、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在郑州大学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为冯杰的新书《闲逛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讨会。来自北京、新疆、河南各地的二十余位大学教授和评论家参与了这次研讨会。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从治辰觉得，在中国传统的文类当中，所有的文都是可以叫作散文。散文天然的就应该是《闲逛荡》里面这样的一种状态。文字在如今这个日益坚硬的社会，让人感觉有趣非常重要。趣味分很多种，现实主义有现实主义的有趣，现代主义有现代主义的有趣，但归根结底这个有趣要落实到文字当中，在文字当中渗透出这种本真的趣味。冯杰对于雅和俗的认识别出心裁，他向来不吝于表现自己俗人的一面，而且刻意表示自己俗人的那一面，不是沾名钓誉式地展示名士范儿，而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所谓俗的部分。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凡认为，作家冯杰因循着自身经历过的独特生命体验和富有时代印记的历史过程，在追根溯源的哲思和诗意空间的建构中，逐步激活了在现代城市文明光芒下暗淡褪色的乡土记忆，将变旧变老以至于模糊不清的乡村历史记忆、家族血缘记忆、自然人文记忆和文化审美记忆通融梳理、熔炼、涂抹、装点成了散文集中的一行行文字和一幅幅图画。像冯杰所说，他在“种植文学的小农作物”，虽产量少，却也是文学田埂或空隙中的点缀，他不追求如小麦、玉米这类主要农作物般厚重和有力量度的文学，而是以独树一帜的风格坚守艺术的园地。

著名作家、原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席白认为，大河汤汤，华夏泱泱，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势如破竹，但发展的飞速也使人们在匆匆中遭遇精神迷航。如何滋养心灵成为时代命题。书籍，宛如动力引擎，不断丰盈人们的精神沃土；友谊，不啻灼灼之灯，指引人们走向更加光明之未来；而自然，是让人们灵魂安栖之处。滋养心灵，当扬此三者之风，是谓：以书会友，心至自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心灵若本，书籍为根，阅读让心灵成长。时间酿酒，岁月如歌，回望历史，陶渊明在“采菊东篱下”的日子里唯与诗书相伴，觅得心灵沃土；海伦·凯勒在书中感受生命与希望，文字的光明将她的世界照亮。揆诸今朝，史铁生“写作是为了活着”，病隙碎笔间给予他生的勇气；又有多少人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篇里重拾干劲，在《活着》里感知生命的重量。书籍如古木之根，盘桓于心灵之下，一生阅读，一路收获温暖与感动。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心灵若羽，友谊为翼，有了朋友，方可翱翔。浸染岁月的丹青水墨，真挚的友情馈赠了无数段佳话。“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

《闲逛荡》的叙事语言大致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幽默，自嘲式的幽默。第二是行文充满了智慧，他的叙事语言包含了大量民间的、风俗的冷知识，这种冷知识有时候是虚构的知识，但似乎又合情合理，这无疑是一种创造。

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河南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樊洛平很动情地说，冯杰笔下的“北中原”，既是真实可信的乡村记忆，又是梦幻想象的文学地理景观。那个叫作故乡的地方，不仅是他的人生出发点和情感归宿，更是孕育了一个作家成长的摇篮。“北中原”的乡土样貌，从农本庄稼、植物花草到飞鸟鱼虫、家禽走兽，从乡村口语到传统礼俗，从民间百态到世间万物，天上地下，古往今来，在冯杰有生活、有趣、有历史、有故事、有人物、有风俗、有画面的描绘中，尽显乡村样貌和语言方式的原生态，画龙点睛般地凸显时代变迁的风雨轨迹，并沉淀出人生经验和艺术品位的哲理深度。冯杰虽然没有正面去写历史的曲折和顿挫，但从祖辈记忆和述说引出的历史片段，又使北中原乡土的样貌有了丰富而深刻的层次，如同大树的年轮，经风沐雨，历史般地站立在那里。

冯杰小时候很崇拜沈从文先生，成年后还专门到湘西凤凰游历。沈从文一辈子专注写“湘西”，冯杰深受启发，陆续在诗里、文章里制造了一个文学地理符号——“北中原”，围绕这一个文学筐开始去编织。河南地理上没有“北中原”这个概念，只有“中原”这个泛称，包括北方数省。在冯杰的概念里，“北中原”就是一块文学自留地，是自己从小生活的滑县、长垣，再延伸到新乡、安阳等豫北这一带。“北中原”属于冯杰文学上的地理图，他经常在里面放牧词语，播种故事。这次闲逛荡到开封是“北中原”领域的延伸扩张，但对冯杰而言，文学的出发地和归属地都是故乡，一个作家丰厚的创作土壤，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所能写好的也许只能是脚下这一块中原厚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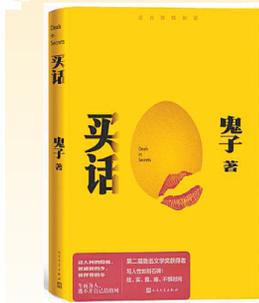
让阅读滋养心灵

◆ 司雨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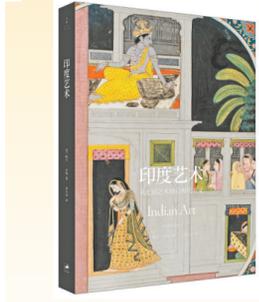
雪满头”的元白之交，支撑白居易度过了“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艰难岁月；马克思、恩格斯的相伴偕行，孕育了《共产党宣言》的成功问世。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友谊永远似鲜花绽放，但我们也不应被狭义的“朋友”桎梏，居里夫妇、夏洛特三姐妹，甚至是屈原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自己都可以成为朋友，互相慰藉、携手共进。

心至苍穹外，目尽星河远。心灵若岸，自然为舟，融入天地，方达彼岸。纯粹干净的大自然，总是以母亲的姿态环抱众生。苏轼行吟赤壁时，面对人生短暂的悲叹，在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间悟得“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真谛；在和煦的春风中，海子撕掉了先前所著“一个都不原谅”的遗书，放下了一切，轻盈地投入春光。现代社会盛行的“公园法则”，即在林木间静坐二十分钟，忧郁与焦虑就可以灰飞烟灭，也正体现了大自然神奇的疗愈能力。

书籍、友谊、自然对于心灵滋养缺一不可。“趁碎影还在，看见它，追上它，成为它”，鲁迅如是说。趁春光正好，青年应捧起书本、携上好友、共赴山花烂漫，让心灵之花葳蕤绽放。



书名：《买话》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者：鬼子



书名：《印度艺术》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者：[英]帕沙·米特
译者：李京泽

荐书架

《买话》是鲁迅文学奖得主鬼子历时18年成就的新篇，既有鬼子擅长在现实主义精神和现代派手法之间寻找桥梁和缝隙的特征，更有沉潜多年之后，岁月沉淀下来的更加稳健的美学风范和更加深入地对人性、命运的理解。文学评论家孟繁华称赞：“许多年以前，《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等小说，是我们心中绝美的风景；许多年以后，《买话》的声音像苍老的浮云，讲述的是人生的隐秘，没有讲述的更是人生的隐秘；那没有讲述的才是不能言说的况味。”

《买话》保持了鬼子小说一贯的推理小说底色，却又不同于现有大多数推理小说从故事到故事的架空式推理，看似买的是话，实际上收买的是人心，就此实现从现实到人性的推理，揭示城乡之间人性演变的逻辑。

全书收录150张插图，全面展示印度艺术的各种形态。若干建筑解构图带读者走进神秘而鲜活的印度教神庙内部，了解南北印度不同的建筑风格。17世纪是绘画的世纪，在莫卧儿皇帝和北方邦国的宫廷中，艺术家们吸收多样的本土和外来技法，创作了大量肖像、风景、静物和叙事作品，华丽的色彩和纤细的笔触体现了极致的观察和无与伦比的技巧。欧洲艺术的透视法通过艺术学院和机械复制技术迅速为殖民时期的印度艺术家所吸收。泰戈尔等实践着立体主义、原始主义等先锋潮流，同时结合民族主义风潮创造出独特的风格，艺术也成了抵御殖民主义的武器。

活色生香的印度艺术与崇尚“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欧洲艺术迥异，也遭遇了几个世纪的误解。本书企图破除这种学术传统，在印度艺术的语境中，展现最单纯、最多元的美。